

中国
中篇小说
年度佳作

2018

ZHONGGUO
ZHONGPIANXIAOSHUO
NIANDUJIAZUO

贺绍俊

主 编

HESHAOJUN
ZHUBIA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ZHONGGUO
ZHONGPIANXIAOSHUO
NIANDUJIAZUO

贺绍俊

主 编

HESHAOJUN
ZHUBIAN



中国
中篇小说
年度佳作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8 / 贺绍俊主编.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203-10764-4

I. ①中… II. ①贺…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8286 号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8

主 编: 贺绍俊
责任编辑: 崔人杰
复 审: 贾 娟
终 审: 秦继华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98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9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10764-4
定 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贺绍俊

面对一年来发表的中篇小说，琳琅满目，读到好小说时自然会有不舍之情，但好小说太多，如何取舍，颇费思量。我希望这个选本不仅是好小说的集合，而且是多种风格的集合。就像我们在准备丰盛的年夜饭时要精心搭配，酸甜苦辣应有尽有，不会让满桌子丰盛的菜肴只有一种口味。

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无疑是2018年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既写出了东北的落寞，也写出了东北的生机。迟子建的温暖和柔情，还有她对于生活的诗意表达，在这篇小说中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与她过去的小说相比，这篇小说的叙述不仅多了一层沉稳和厚实，而且还多了一层勇敢和力量。迟子建的小说很好读，一读就放不下来，因此相信读者们也不需要我对这篇小说再多置喙。我只想说，当我读到小说的结尾时，觉得有一股巨大的悲凉感将我紧紧包裹住。张黑脸和德秀师傅这对脱俗、纯洁的恋人在亲手埋葬了一对忠诚相恋的东方白鹤后，竟没有一处人间灯火为他们照亮前行的方向。我也理解，迟子建这是在告诫人们，现实中的恶人与恶行仍很嚣张，因此更需要人们以一种勇敢的姿态去应对！

葛水平为我们提供了一篇野味十足的小说。小说《嗥月》最初采用狼的视角，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一头母狼的浪漫爱情。它多像人类中的一位移情别恋的已婚女子，当爱情之火燃烧起来时，竟然不顾一切危险，哪怕赴汤蹈火，也要赶去与心上人幽会，“为爱而偷情”。在葛水平的笔下，狼的浪漫丝毫不比人类差，甚至这只母狼的浪漫还掺进了狼的野性，显得更加疯狂。但是，葛水平在这篇小说中并非专门写一头品德优秀的母狼，而是要写母狼与猎人王泉的故事。好像是一个孤独的勇者，又像是一个灵魂未开窍的失败者。葛水平敢爱敢恨，率真爽快，她在写小说时从来不遮掩自己，因此当你阅读她的小说时就能明显触摸到她的体温。

读她的小说仿佛就是在听她敞开心扉诉说，爱恨情仇全在她的文字里放射出来。这一回我们且看一下葛水平是如何处理母狼与人类的关系的吧。田瑛的《生还》则是另一种野味。小说一开始就告诉读者，他写的是湘西神秘的“赶尸”。但与一些作家恨不得大肆渲染原始的神秘性相反，田瑛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赶尸者玩魔术般的真相。那么田瑛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是要告诉人们，要让死者的身体被赶尸鞭驱赶着像活人一样行走是不可能的，但是，死者的灵魂却可以在大善大勇的精神召唤下“生还”。向二是大善大勇之汉子，桃子则是大善勇之女子。

中篇小说是与现实生活贴得最紧的小说样式。收在这本选集里的小说均以不同的方式直击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万宁的《躺在山上观星星》，带我们去讨论了现实社会中最热门的政治话题——农村扶贫。小说的信息量特别大，虽然有些问题只是一笔带过，但我们会发现，农村扶贫并非像报纸和电视新闻上所报道的那样是一片阳光灿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会理解小说主人公林岚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林岚原来是一位大学教师，因为评教授受挫，干脆去考了县处级干部，结果竟成了副县长。她不懂官场，在官场交际和应酬中表现得像一个无知天真的少女。林岚是一个难得的官员形象，在她的身上还存在着“诗与远方”，她才可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自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聚焦点，吴君可以说是深圳现实和精神的即时书写者，这一次，她在《离地三千尺》里把目光投注到工二代身上。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庞大的移民群体是推动深圳改革开放进程的主力，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特别是其中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仅付出多，而且一直遭受不公和歧视。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成为小说的重要人物。真是岁月如梭，“农民工”这一热门话题还没有冷去，现在他们的第二代又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吴君以其体恤的人文情怀，发现这一代年轻人尽管在城市长大，物质条件也远远优于他们的父母，但他们内心的创伤也许更厉害。陶丽群的《白》关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弱势者，他们因为生理上的疾患而遭受人们异样的眼光，就像小说中的孩子上善，她是一个患有白化病的孩子，她似乎要与整个世界相抵触，连她的妈妈都无可奈何。但上善并非天生就该如此。特教老师杨老太一眼就看出了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作者陶丽群赋予杨老太一双慈爱的眼睛，是因为她自己就有一颗慈爱的心。南翔的《洛杉矶的蓝花楹》是一篇跨文化的题材，写一个中国的女老师与一位外国男子没有结果的爱情，他们之间本来没有什么障碍，年龄、外貌、性格、经济收入等，各个方面都很相配。但文化差异带来的对事情的不同看法，却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南翔是一位长于思考的作家，他的小说不仅有很生动的故事，而且也有很清晰明晰的思想，他思

考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随着国家的日益开放，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相信南翔的这篇小说能给我们提供现实性的启发。

我要隆重推荐两位“80后”作家：一位是《吉安呼唤》的作者孟小书，一位是《逍遥游》的作者班宇。两位年轻作者都有较强的叙述能力，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现代气息。这是年轻一代作家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成长一般都伴随着西方现代思想的浸润，对新鲜的东西具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吉安呼唤》写一个孩子成长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前史，但作者不是在写成长小说或励志小说，而是将吉安的故事嵌入她父母之间的情感纠葛里。她的父母当年在国内混得并不坏，但以为外国是天堂，便想方设法移民到了美国，生存压力和文化差异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毫无疑问，这对父母所包蕴的社会内涵太丰富了。我们从这篇小说里，可以探求一下年轻作家是怎么来弥合上一代人的感情裂痕的。一个不经意的细节透露出作者接受过文学经典熏陶的秘密。这个小细节是，作者多次写到吉安的母亲坐在院子里读书，她读的是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也许这篇小说的构思便是作者对这部文学经典的解读。假如你也读过《包法利夫人》的话，是否会觉得福楼拜笔下那位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与孟小书笔下的吉安的母亲构成了微妙的互文性？《逍遥游》这个标题充满浪漫色彩，但当你读后便知道它完全是一篇直接沉入社会底层的小说。几个人物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无望，望着他们的身影便觉得凄凉。但我惊异于年纪轻轻的班宇竟有如此坚韧的心，并没有被如此沉重的生活所击倒，而是设法帮扶着那些无助的人在困扰中获得哪怕短暂的喘息，去安抚一下疲惫的身体。从这里，我看到了一位年轻作家对文学的信仰。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要“借着些微光芒，复述或者创造一个世界，以区别于混沌、牢固的日常。”

曹寇的《1/5040》带有明显的现代派特点。作者声称这篇小说没有固定的开头和顺序，七个篇章中任何一个篇章都可以作为开头，读者也可以随意地将其组合成前后次序。当然，这种文体上的叛逆性只是针对中国当代小说强大的写实传统而言的，在西方现代派小说中，反小说的观念大行其道，小说的习惯性文体早已面目全非。把阅读的选择权交给读者的游戏并不鲜见。曹寇的小说对应了当今碎片化的时代特征。所谓碎片化，是指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体性——从精神家园到信用体系，从话语方式到消费模式一一瓦解了，代之以一个一个的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碎片化带来的后果便是人们眼中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时间的延续性与空间的整体性也不复存在。曹寇选择的文体恰好非常贴切地应和了碎片化

时空的特点。稍加梳理就会发现，这篇小说包含着一个时间序列非常清晰的故事母体，这是一个家族三代人传递薪火的故事。曹寇将一个分明相当完整的故事以碎片化的方式来讲述，我们阅读的时候自然是直接得到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我们可以有多种阅读的方法，最传统的方法是将所有的碎片拼接为一个整体。正如我在前面所做的那样，尝试着拼接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碎片化是将思考的工作交给了读者，因此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很多隐喻和反讽。我在揣摩这些隐喻和反讽时，再次感受到曹寇的叛逆性。他分明是对一切习成的观念持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但他似乎不屑于正面驳斥之，于是他愿意以这种隐喻和反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也形成了他的小说风格。在这篇小说里，一个很严肃的关于传宗接代的故事被七零八落地肢解了。传宗接代的观念对中国人而言肯定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以至于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要用传宗接代去衡量。但曹寇将传宗接代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人们会说，不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吗？鲁迅先生借九斤老太的嘴就嘲弄过。但曹寇这篇小说并不是简单地嘲弄一下“一代不如一代”。比如祖父自是生命力强大，但他是一个走丢的孩子，由此我们就要怀疑他的出身，他真有纯正的血统吗？他的出身有待考证。比如父亲，他因为阶级斗争的缘故不能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婚，于是便与爱人一起投河自杀。这意味着从父亲这一代起，爱情已经葬身大河，没有爱情的婚姻还能保证传宗接代的质量吗？至于“我”这一代，他对婚姻无所谓，在他眼里，姓氏、正宗嫡传之类的事情都不重要，还能指望他担当起传宗接代的重任吗？最要命的是，曹寇对传宗接代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嘲弄它完全是不靠谱的事情。为了证明其不靠谱，他竟然像一位科学家一样，通过各种数据和实验来进行论证。论证的结果令人沮丧：父亲和“我”在家族的进化链上没有任何价值，现在只能指望祖父重振雄风了。虽然科学的数据显示，老年人的精虫活动力明显降低，但这也不排除“我”的祖父会成为像拉姆吉特·拉吉哈夫一样的特例。当然，关于传宗接代，我们尽可以发挥联想，比方说，我们常常自诩我们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要把文化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可是我们是否想过这里藏着多少诡异的东西呢？当然，这只是我读小说后的一些联想，也许有悖曹寇的本意。但谁叫他采取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呢？关于《1/5040》这份甜点说得有些多，实在是因为尝起来不仅是甜，还有一点咸……总之，是一道特别的甜点。

目录

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 / 001
洛杉矶的蓝花楹	南翔 / 083
离地三千尺	吴君 / 122
逍遥游	班宇 / 151
嗥月	葛水平 / 172
白	陶丽群 / 207
躺在山上观星星	万宁 / 237
生还	田璞 / 269
1/5040	曹寇 / 294
吉安的呼唤	孟小书 / 305

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

第一章

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不是北方大地还未绿的树，而是冰河。那一条条被冰雪封了一冬的河流的嘴，是它最想亲吻的。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谈何容易？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它用温热的唇，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心无旁骛，昼夜不息。七八天后，极北的金瓮河，终于被这烈焰红唇点燃，孤傲的冰美人脱下冰雪的衣冠，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久违的吻。

连日几个零上十三四摄氏度的好天气，让金瓮河比往年开河早了一周。

所以清明过后，看见暖阳高照，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张黑脸，便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去工作了。他的女儿张阔巴不得他早日离家。她怕父亲像往年一样，每十天半月地就回城剃头，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现身家里，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和麻烦，所以特意买了一套剃头工具，告诉他可以让管护站的周铁牙帮他剃头。

“剃头得去剃头铺，周铁牙又不是剃头的。”张黑脸拒绝把剃头用具放入行囊。

“那就让娘娘庙的尼姑帮你剃，反正她们长出头发也得剃，又不差你这颗头！”张阔说。

张黑脸把手指竖在嘴上，轻轻嘘了一声，对女儿说：“轻点，让娘娘庙的尼姑听见，可了不得。”

张阔撇着嘴，腮边的肉跟着向两边扩张，脸显得更肥了，她说：“隔着一百多公里呢，她们要是听得见，阎王爷都能从地下蹦出来，上马路指挥交通了！”

“嗨，哪朝哪代的尼姑给酒肉男人剃过头？那不是脏了她们的双手吗？使不得。”张黑脸咳嗽一声，把剃头工具当危险品推开。

张阔急了，她喊来七岁的儿子特特，让他背朝自己，给父亲演示如何剃头。

剃头推子像割麦机似的，在特特头上“咔嗒——咔嗒——”走过，特特的头发，便秋叶似的簌簌而落，她一边剃一边高声说：“瞧瞧呀老爹，就这么简单，傻子都会用！周铁牙和尼姑不能帮你的话，你对着镜子，自己都能剃！”

张阔没给特特罩上理发用的围布，剪落的头发茬儿落入他脖颈，扎得慌，他就像被冰雹拍打的鸡鸭，缩膀缩脖的。他不想受这折磨，抖掉碎发，溜出门外。太阳正好，泥泞的园田中落了几只叽叽喳喳的麻雀，正啄食着什么。

特特觉得它们入侵了家里鸡鸭的领地，十足的小偷。反正爱鸟的姥爷在屋里与母亲说话，目光没放在他身上，特特便捡起房山头的两块石子，撒向它们，教训这群会飞的家伙。

受惊的麻雀扑棱棱地飞起，像一片泥点，溅向那海蓝衬衫似的晴空。

张阔见父亲不肯带剃头用具，便不再强求。

自打十一年前他被老虎吓呆后，脑子就与以前不一样了。他感知自然的本领提高了，能奇妙地预知风雪雷电甚至洪水和旱灾的发生，但对世俗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灵光不再。父亲以前性格开朗，桀骜不驯，而现在话语极少，呆板木讷，似乎谁都可对他发号施令。像今天这样能与女儿争执几句，在他看来已属罕见。

张黑脸带的东西，是换洗衣物、狍皮褥子、锅碗瓢盆、洗漱用具、常用药品、蜡烛火柴、各色菜籽、手电筒、望远镜、刮胡刀、雨衣、蚊帐、烟斗、军棋、渔具等往年用的东西。张阔发现父亲没带黄烟叶，就说：“带了烟斗不带烟叶，你吸什么？西北风吗？”

张黑脸有些慌张地说：“可不是，我咋忘了烟斗的口粮呢？”

张阔灵机一动，对父亲说：“老爹啊，其实你不带剃头推子也行。现在男人都爱留长发，有派头！这两年来咱这里的游人，我没见一个男人是秃瓢，他们的头发大都到耳朵边，有的留得更长，还有扎成马尾辫的，看着可潇洒呢。”

张黑脸一边用旧报纸包裹黄烟叶，一边“哦”着，似在答应。

张阔备受鼓舞，说：“老爹要是能把头发一直留到秋天，一定比电视里那些武林大侠还帅！”

张黑脸“嘿嘿”笑了两声。

张阔凑近父亲，进一步说：“到时好莱坞电影明星也比不上你！”女儿这一凑近，张黑脸闻到她身上一股达子香的气味，他抽了抽鼻子，嘀咕道：“你上山采花了？”

没等女儿解释，电话响了，张阔忙着接听，是周铁牙打来的，他说：“告诉你那呆子老爹，今年开河早，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我开车接他，去管护

站了！”

“他都收拾好了，现在走都没问题！”张阔说。

周铁牙说：“给他多带几包卫生纸，这傻子不舍得用纸，老用树叶和野草擦屁股，也弄不干净，跟他在一个屋檐下，就像住在茅房里！”

“管护站又不是没钱，您也不能抠门到连几卷卫生纸都不给买吧？才几块钱啊。”张阔毫不客气地说。

周铁牙说：“那钱都是给候鸟买粮用的，谁敢乱花？”

张阔嘻嘻笑了，说：“周叔，谁不知道您当了管护站站长后，烟酒的牌子都上了一个档次？您捏脚的地方，也不是街边小店了，是大酒店的豪华包间了！”

“谁他妈背后瞎传的？”周铁牙不耐烦地说，“我得修车去，不跟你啰唆了。你要是不给你爹带卫生纸也行，让他今年在家待着吧。反正这城里闲人多，找个喂鸟的还难吗？”

“老爹爱鸟，咱这半个城的人都知道吧？您想找比老爹呆的、听话的、懂行又敬业的，好找吗？”张阔带着威胁的口吻说，“站长呀，这几年里，您偷着从管护站带出来的野鸭子，卖给了哪家酒楼和饭庄，我都知道，虽说您有后台，但这事要是被捅出去，您这候鸟管护站成了候鸟屠宰场，滥杀野生动物，都够坐牢的啦！”

周铁牙在电话那头恨得直咬牙，说：“谁他妈这么栽赃我？老子还要告他诬陷罪呢。候鸟那都是我的亲爹娘，我恭敬还来不及呢。我带回的野鸭，都是病死的，有林业部门证明的。不就几包卫生纸吗？瞧你当闺女的这个小气，不用你买了，我给你老爹备足了，够他擦三辈子屁股的！”

“周叔，这就对了嘛。”张阔眯着眼乐了。

张黑脸把黄烟叶捆好后，想着烟斗对应的是黄烟叶，自己都给落下了，别再忘带啥东西，所以他在打点的物品中，一样样地找对应点，他自言自语道：“锅碗盛的该是米面油盐，哦，这个归周铁牙置备；钓鱼得有鱼饵，管护站那儿的曲蛇多，一锹挖下去，总得有一两条吧，不愁；雨衣和蚊帐是盾牌，要抵御大雨和蚊子这些长矛的，现在花儿还没开，不急呢——”他的话说得有条理，又有兴味，把女儿逗乐了，她放下电话对父亲说：“刚才来电话的是周铁牙，他让你准备好东西，明早接你去管护站了！”

张黑脸说：“这么说他也听见候鸟的叫声啦？”

张阔没有好气地说：“他哪像你，把长翅膀的都当成了祖宗，他是听见银子的叫声了！”

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管理方是瓦城营林局，按照规定，只要开河了，候

鸟归来，自他们进驻管护站那天起，就会下拨第一个季度的管护经费，周铁牙瘪了一冬的腰包，又会像金鱼的眼睛鼓起来了！

第二章

张黑脸和周铁牙到达管护站时，金瓮河的波光中，已有飞回的夏候鸟游动了。周铁牙下了车，先奔向木房子，看看一冬过后，有没有野生动物闯入，房屋是否有损毁而需修葺之处。张黑脸则张开双臂，以拥抱的姿态，扑向河边。他沿着开河的那段顺流而下，走了一百多米，终于看清了最早回家的是六只绿头鸭，两雄四雌。绿头鸭的雄鸭比雌鸭要漂亮多了，它不仅个头大，嘴巴是明亮的鹅黄色，而且脖颈是翠绿的，有一圈雪白的颈环，好像披着一条镶嵌着银环的软缎绿围巾，雍容华贵。雌鸭就逊色多了，它们是黑嘴巴不说，羽毛也不艳丽，主体颜色是黑，是褐，是白；羽翼点缀少许蓝紫斑纹，给人萧瑟之感。

张黑脸心想，这正是鸟儿求偶的时节，两雄四雌，说明雄的选择余地比较大，难怪它们骄傲地迎着朝阳，游在前面呢。

然而现实画面中，很快发生了改变，从空中又飞来几只野鸭，落在河面上，它们中绿脖颈的居多——真是雌雄无定，瞬息变幻啊！新飞来的一只雌鸭，大概与先前的一只雄鸭已私订终身，它的翅膀一触着水面，只见游在最前头的雄鸭，猛地掉转头来，激动地飞向它。它们展开羽翼，互打招呼，缠脖绕颈，耳鬓厮磨，似在诉说无尽的相思，看得张黑脸耳热心跳的，手臂也跟着一扇一扇的，似在起舞。

这时周铁牙气咻咻地扛着一把铁锹，来到河边，他对着与野鸭共舞的张黑脸说：“我说傻伙计，先别管鸟了，河里有它们爱吃的游泥和小鱼，人家守着大粮仓，也不用支锅灶，啥时都能开饭。咱俩要想中午不饿肚子，得赶快搭灶。他娘的也不知是野猫还是黄皮子进去了，愣把咱的灶台给弄塌了！你赶快挖点河泥，从房山头搬几块红砖，把灶修起来！”

“咋会这样？”张黑脸看着周铁牙说，“咱秋后走时，不是特意在门外给野物留了几块猪皮，让它们过年打牙祭的吗？”

“你这一说我明白了，肯定是那几块猪皮惹的祸！人家没吃够，就窜进房子里找，咱在屋里没留别的东西，它们啥也没翻到，贼不走空，野物也是一样的，就故意弄坏咱的灶台，带块碎砖头走，心里也是解气的！”周铁牙恨恨地骂着，把铁锹扔给张黑脸，然后热辣辣地看着河面的野鸭，吧唧一下嘴，说：“妈的，个个都这么肥呀，这一路飞回来，也没累着它们。”

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设在中游，是一幢平层的木刻楞房子，与金瓮河一样

都是东西走向，面积近两百平方米。它有三间住屋，一间粮仓，一个储物间，一个灶房。灶房进门就是，因为张黑脸和周铁牙个头都高，所以灶垒得也高，这样做饭时不会因过于低头而累着腰。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费柴火。有时一锅野菜饺子下锅了，可是火却上不来，饺子就煮成片汤了。张黑脸想趁此把灶台弄矮，这样省了烧的不说，火舌吐出，刚好舔着锅底，饭也好做。可周铁牙不同意，他说：“山里又不愁烧的，灶大，说明咱管护站的人肚量大，多吃点柴火算啥，灶台跟人一样，能吃说明身体健壮；再说灶高运旺，不走霉运，还不用低头哈腰的，谁做饭一副孙子相啊！”

张黑脸点了点头，他听站长的。

一冬未住人，木房子又冷又潮，还有股难闻的气味，好像什么东西发霉了。不过只要灶火一起，可以带动两面住屋的火墙热起来，屋子一暖，潮气冷气也就散了。而再刺鼻的气味，只要门窗大开，阳光和暖风一进来，就会充当消毒剂，把坏气味给驱赶了。

张黑脸修灶时，从灶坑的黑灰中，看见了动物留下的爪印，是手掌似的五指爪印，他便明白这是黄皮子干的事儿了。去年他们养了几只鸡，黄皮子大清早的就敢来偷鸡吃，惹恼了周铁牙，他做了个大号捕鼠夹，放在鸡窝旁，拍死一只。都说黄皮子的肉不能吃，骚性，但周铁牙不信邪，他剥了黄皮子的皮（说要卖给皮货商做毛笔用），然后给它油红的尸体抹上盐，用一根桦树枝，从头到脚地将其穿透，放进灶坑火烤，美美地吃了一顿。张黑脸喜欢黄皮子黑亮的眼珠，也知道黄皮子报复心理强，所以没碰它的肉。当时周铁牙还嘲笑他，说他真是个没胆儿的男人，连黄皮子都不敢吃。

张黑脸怕他修好灶台后，黄皮子还会来搞破坏，所以他一边给红砖抹泥，一边低声念叨：“黄大仙，菩萨心，别再怪罪了，以后有了好吃的，咱不忘了孝敬您。”

周铁牙所住的东南间，是三间住屋最大的，二十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能睡三人的炕，一个带镜子的衣柜，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圈椅。

张黑脸修灶的时候，他就收拾自己的屋。他先将带来的行李打开，放在炕上，然后把衣服往柜子里搁。他拉开衣柜门时，发现柜底有只死鼠，心想难怪屋子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呢。

他怕沾晦气，就唤张黑脸把它清理出去。

张黑脸答应着，放下手中的活儿，用一块引火的桦树皮做老鼠的裹尸布，将其拾起。

周铁牙嘱咐他扔远点，扔近处的话，再招来乌鸦，听它呀呀地叫，让人心烦。

已是上午十点多了，太阳正好。飘荡的阳光宛若五彩丝线，开始给大地改换颜色了。

它最钟情的色调是绿色，当草和树叶变绿后，阳光才在绿色基调上，吹开野花的心扉。这里最早开的是河畔草滩上的耗子尾巴花，之后就是林子里满山满坡的达子香了。张黑脸闻到空气中有股淡淡的草香，知道小草发芽了。

山林从一个黄脸婆，要蜕变成俊俏的姑娘了！

张黑脸捏着死鼠，走了半里路，才处理掉它。他向回走时，听见一阵“笃——笃笃——”的声响，循声望去，见一只白色斑纹的啄木鸟，像林中侦探，正用铁锚似的灰爪，钳着一棵碗口粗的松树，那尖利的嘴跟掘土机似的，发掘着树皮下的虫子。张黑脸心想我们的灶还没修好，你们却吃上了，真是羡煞人也。鸟儿吃饭，全凭运气，啥时有食儿，啥时就是饭点。

这只啄木鸟白肚皮，屁股有一抹鲜艳的红色，但枕部黯淡，没有红色点缀，说明是只雌鸟。它喜欢把蛋产在树洞里，那些不会爬树的走兽，休想伤及它的宝贝。但对于善爬的黑熊来说，啄木鸟无疑是在树洞里给它们预备下了春天的小点心。

啄木鸟吃了虫子，飞向了另一棵树。它飞起的时刻，张黑脸心跳加快，他太喜欢看鸟儿张开的翅膀了，每个翅膀都是一朵怒放的花儿！啄木鸟黑白纹交错的羽翼，在展开的一瞬，就像拖着一条星河。它很快在另一棵松树上站住脚，不过这棵树不待见它，它啄了十几下，一无所获，又飞走了。这次它飞得远，脱离了张黑脸的视野。

张黑脸知道，去南方过冬的鸟儿陆续归来后，像飞龙、野鸡和啄木鸟这种不迁徙的留鸟，要与候鸟争食了。他觉得这对熬了一冬的留鸟来说，有点不公平，所以他通常给候鸟投谷物时，不忘了在留鸟出没之地，也撒上一些。

张黑脸回到木屋，修好灶，把各屋又彻底打扫了一遍，然后和周铁牙一起，将货厢式小货车上载来的东西搬下来，该放哪屋就放哪屋。一切打理完毕，已是中午了，他的肚子咕咕叫了。周铁牙也饿了，他吩咐张黑脸赶紧点火，削两个土豆，拨拉点面穗，做锅土豆条疙瘩汤。张黑脸答应着，把枝丫填进灶坑，当他拿起桦树皮要点火的时候，忽然想到这刚修好的灶台，泥巴未干，火燃起来，会将它烧裂的。

要是灶台裂了，冒烟，还得重修，于是他跟周铁牙说：“不是带了烤饼和罐头吗？吃那个吧。晾它一天，等灶台干透了再烧火。”

周铁牙说：“罐头先留着，又坏不了。猫啊鼠啊的窜进来，纵使有铁齿钢牙，馋得它们满嘴淌哈喇子，也启不开。咱中午吃个烤饼垫补一下吧。”

张黑脸说：“那还不如到娘娘庙吃斋去。”

周铁牙“嗨——”了一声，龇牙咧嘴地说：“你是想德秀师父了吧？”

张黑脸说：“我是想给她们送点雪里蕻，让她们炖豆腐吃。”

“刚回来就想看她们，还送腌菜，娘娘庙的人可真有福气！”周铁牙说。

“在夜里不用点灯的人，了不得哇！”张黑脸感叹着。

周铁牙一愣，他发觉，今春回到管护区的张黑脸与往年似有不同，有自己的主见了。

他想万一张黑脸的脑子跟万物一起复苏，精灵起来，他将想方设法开掉他，因为他要的是没脑子的人。

第三章

从管护站去娘娘庙，要经过一座木桥。

它百米长，弓形，像一弯月牙，镶嵌在金瓮河上，人们便叫它月牙桥。过了河，再翻过一座平缓低矮的小山，就望见娘娘庙的山门了。

也就是说，娘娘庙和管护站，在金瓮河的一左一右。娘娘庙在北侧，管护站在南侧。由于小山的阻挡，它们相距不远，却无法相望。但他们是相知的，望得见彼此的炊烟。管护站的人知道娘娘庙的尼姑在夏天喜欢几点吃斋，娘娘庙的尼姑也知道管护站的人爱在什么时辰做晚饭。但炊烟也会隐遁，比如雾大的时候，烟与雾融为四海一家的兄弟，你就是有千里眼，也辨不出炊烟的痕迹；比如白云飞得低的时候，它一出烟囱就被云给卷走了；再比如风大的时候，炊烟会倒灌回烟道。所以这样的时刻，张黑脸是不看娘娘庙的炊烟的，因为他曾上过白云的当。有天早晨，他没看见娘娘庙的炊烟，以为出了事情，也没跟周铁牙说，赶紧过桥翻山去看。到了近前，白云散了，他见炊烟悠然升腾着。正当他要掉头返回的时候，又一片白云低低掠过，炊烟又消失了，他这才明白它是被白云裹挟了。

候鸟更多地栖息于管护站这边的灌木丛，以及河畔的广阔湿地。娘娘庙地势高些，候鸟去不去呢？也去的。有一年白腰雨燕还在娘娘庙的前殿，做了个窝。结果它孵出小燕后，做母亲的却失踪了，巢里的小燕饿得直叫，德秀师父赶忙过来求助张黑脸，问这些小燕该咋办？吃些啥好？

张黑脸说：“吃啥好？虫啊鱼啊，最对它们的胃口啦。”

德秀师父说出家人不杀生，虫和鱼她们是不碰的。这样张黑脸就一早一晚地捉了虫子和小鱼，去娘娘庙喂它们。他本来要把巢穴搬到管护站的，又怕小雨燕的母亲回来寻子不得，会急坏的。但直到小雨燕会飞了，能自己找吃的了，它们的母亲也没见回来。张黑脸想，它可能是在给孩子们觅食时，遭到了天敌的袭击，

比如凶猛的雕。到了秋天，翅膀硬了的雨燕，飞向南方了。张黑脸特别担心它们没有母亲的引导，初次迁徙，会在途中迷路。这两年他也养成了习惯，只要发现白腰雨燕的身影，他就要停下来仔细瞧瞧，辨别一下是否是他喂养过的。雨燕一旦冲他抖翅膀，打转，鸣叫，或是遗落下一片羽毛，他都激动万分，以为雨燕是在和他这个老熟人打招呼。

像以往一样，周铁牙背着手走在前面，张黑脸提着腌菜和周铁牙的茶杯走在后面。两人个子高，步幅大，很快过了桥，越过山。以往只要周铁牙咳嗽一声，张黑脸就得快走两步，赶到他前面，递上茶杯。这回因为没生火，张黑脸提的茶杯是空的，周铁牙这一路，也就没咳嗽，他想着在娘娘庙讨热茶喝，然后再灌上一杯。

张黑脸走在后面时，得留神别踩着周铁牙的影子，周铁牙忌讳，说影子是人的魂儿。张黑脸一琢磨，心想是啊。因为人停尸时，还能借着太阳或是灯火，透出活生生的影子，可人却是再不能说话的了。张黑脸还搞不懂影子为啥左右不定的，上午在西边，下午就跑到了东边。有时影子比自身要长两三倍，有时却短得没自己一条胳膊长，看来太阳是很会捉弄人的。所以他跟周铁牙一起走，喜欢阴天的时候。没有太阳的日子，大地上就看不到什么影子了。他曾想试试踩了自己的影子后，会像周铁牙说的那样，有倒霉事吗？可他几经尝试，无论是阳光下还是月光下，他投映到大地的影子，自己总是踩不着。他问周铁牙这是为啥，周铁牙大笑着说：“为啥？因为你的魂比你死得早。”这句话他想得脑瓜都疼了，也没弄懂。但凡管护站来了人，周铁牙介绍张黑脸的时候，都会把此事当成一个节目来渲染，说：“他最爱琢磨，一个人为啥不能踩着自己的影子。你们说说看，狐狸就是再能耐，能叼着自己的尾巴吗？”听者无不开怀大笑。

娘娘庙其实是瓦城人对它的俗称，这座尼姑庵是有名字的——松雪庵。只因里面住的是尼姑，后殿又供奉着送子娘娘，所以人们都叫它娘娘庙。

娘娘庙依山而建，坐北向南，砖木结构，灰瓦黄墙，殿堂不高，面积也不大，每座殿只有六七十平方米，敦厚朴实，更像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它有三重殿，加上山门、禅堂、斋堂、寝堂和法物流通处，共八间屋。从山门到后殿，建有一人高的院墙，将松雪庵围起来。

因为院墙涂成了明黄色，所以就好像有人给它围了一条炫目的长围巾。庵里的门窗和梁柱，都是樟子松木的，透出松脂的气味。所以即便不点香，这里也始终洋溢着香气。而松雪庵的布局，与大多寺庙也有不同。庵里供奉的菩萨，是瓦城宗教局依据当地老百姓的喜好而设置的。

松雪庵山门的门柱，由整根的樟子松木做成，未做雕饰。山门匾额上印着三

个鎏金大字“松雪庵”，门柱悬挂一副木质对联：朝霞披袈裟，溪流送禅杖。对联是松雪庵的住持慧雪法师题写的。进得山门，沿着一条短短的水泥甬道向上，是前殿弥勒殿。笑容可掬的大肚弥勒佛端坐殿中，左右护持的是四大天王。出弥勒殿，经过一个放生池，便是中殿大雄宝殿，这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文殊菩萨。因为是正殿，它是三座殿中举架最高的，殿前殿后设有青铜香炉。出中殿行二十米，经过两块菜地，便是后殿，也就是三圣殿。那里供奉的是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头戴宝冠居于正中，右位是大势至菩萨，左位就是当地信众喜爱的观世音菩萨化身的送子娘娘了。送子娘娘前的蒲团，磨损最厉害，包裹着蒲草的黄色绒布，被香客们跪出裂缝，透出蒲草的本色，好像有天光从中溢出。

松雪庵的菩萨造像，均为泥塑彩绘，形象生动朴拙，色彩艳而不俗，给人亲切之感。香客们来松雪庵，在前殿的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前祈求快乐平安；在中殿的药师佛前祈求身体安泰、百病不染，在文殊菩萨前祈求金榜题名，在释迦牟尼佛前求官、求财、求寿；在后殿的送子娘娘前祈求子孙兴旺。总之，人们求的大都是世俗生活的阳光雨露。有没有人为尘世的自己和已故亲人求清净和超脱呢？极少。所以娘娘庙每年中元节为往生者办的超度法会，都很冷清。

在前殿与中殿之间，两侧偏殿是法物流通处和禅堂，在中殿和后殿之间，相对应的左右偏殿，是寝堂和斋堂。除了两片菜地，寝堂和斋堂后面的围墙前，还有两处柴垛。堂前屋后，遍种花木，它们都移植于山上，像大雄宝殿前的樟子松、榆树、野百合和达子香，后殿环绕的白桦树，以及山门前的鱼鳞松。两片菜地的边角，也有杂花点缀，好像给菜地镶嵌了花边。这些花儿不是移植的，而是庵里的师父在种菜的时候，随意撒下的花籽，虞美人、孔雀草、扫帚梅、手绢花等，哪种花出苗多，开得旺，就看它们的造化了，所以每年开在菜地花儿，色彩都有变化。

松雪庵常住的尼姑有三位，她们的法名是慧雪、云果和德秀。因为慧雪是住持，虽说她比云果和德秀年岁小，人们为了区别她们，还是尊称慧雪为师太，称云果和德秀为师父。

她们三人中，慧雪和云果是瓦城宗教局从外地恭请来此护法的，她们都是受了具足戒的。慧雪是在五台山削发为尼的，云果师父的出家地说法就不一了，有人说是河南，有人说是山东。从口音来辨别，应该是河南。因为瓦城山东后裔多，人们熟悉那儿的口音。一旦有香客问她来处，云果师父总是一挑眉毛说：“出家人只有去处，哪有来处。”虽然她说得禅意深厚，但因她爱挑眉毛，香客们说她修行不深。德秀师父是瓦城人，也是松雪庵最年长的尼姑，她的遭遇尽人皆知。她嫁了三个丈夫，头一个病死，第二个外出打工时犯下死罪被毙了，第三个丈夫